

楊家駱主編

增訂中國學術名著第一輯

中國通俗小說名著第一集

第三十三冊

恨

海命

奇痛

史宛

清吳沃堯撰

痛

史

二十七回

世界書局印行

說 明

吳研人的「痛史」，首見于「新小說」的第一卷第三期（清光緒二十八年，西元一九〇二年），終於第二卷第十二期（清光緒三十二年，西元一九〇六年）。共刊載二十七回，沒有寫完。

吳研人名沃堯，字小允，又字爾人，後改字研人，廣東南海人。因家住佛山鎮，所以別號「我佛山人」。他平生著作很多，最著名的有：九命奇冤、瞎騙奇聞、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晚清小說史中說：「吳研人……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為最知名，痛史亦不弱。」痛史寫文天祥和一班愛國忠義之士的故事，是一部提倡民族精神教育的傑作。

晚清小說史說：「在晚清的講史中，這是最好的一部。無論是內容上，或是技術上都有很好的成就。這小說在當時影響很大，可惜，再加上幾回就可以結束的大著，竟不得完稿，真是晚清講史的一個大損失」。全書雖然沒有完成，未免美中不足，但仍不失為一部名著。就其情節來講，也可告一段落，並不影響全書的完整。

本書是根據民國廿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的殘夫主編的「海角遺編」「風雨書屋」的鉛印本，加以整理，原書的錯誤很多，如楊鎮龍誤作楊鎮龍或誤作楊鎮雄；陳瓊誤作陳續或誤作陳讀；俠禪誤作俠禪，清湖鎮誤作仙湖鎮，仙霞嶺誤作仙霞葉等，此外尚有語句、詞彙、陋字、別字等錯誤，我們也一一改正。雖然儘量使錯誤減少，但限于自己的能力，一定還存在很多缺點。另外，為了使學生作為民族精神教育的補充讀物時易於了解起見，又做了一些簡單的註釋；附印於每頁之後。

原 叙

秦、漢以來，史冊繁重，皮架盈壁，浩如烟海。遑論士子購求匪易；即藏書之家，未必卒業。坐令前賢往行，徒飽蠶腹；古代精華，視等覆瓿，良可哀也！竊求其故，厥有六端：緒端複雜，艱于記憶，一也。文字深邃，不有箋註，苟非通才，遽難句讀，二也。卷帙浩繁，望而生畏，三也。精神有限，歲月幾何，窮年斲齟，卒業無期，四也。童蒙受學，僅授大略，採其粗範，遺其趣味，使自幼視之，已同嚼蠟，五也。人至通才，年已逾冠，雖欲補習，苦無時晷，六也。有此六端，吾將見此冊籍之徒存而已也。雖然，其無善本以餉後學，實爲其通病焉。年來吾國上下，競言變法，百度維新。教授之術，亦採法列強，教科之書，日新月異。歷史實居其一，吾曾受而讀之，蒙學、中學之書，都嫌過簡，至于高等大學，或且仍用舊冊矣。從前所受，皆爲大略，一蹴而就于繁賾，毋乃不可！況此僅就學子而言耳。失學之輩，欲事窺探，尤無善本。坐使好學之徒，因噎廢食。當世君子，或宜憫之。下走學植齔陋，每思補救，而苦無善法。隱几假寐，聞窗外喁喁，竊聽之，與夫二人，對談三國史事也。雖附會無稽者十之五六，而史事略亦得十之三四焉。蹶然起曰：道在是矣！此演義之功也。蓋小說家言，興味濃厚，易于引人入勝也。是故等是魏、蜀、吳事，而陳壽「三國誌」讀之者寡；如「三國演義」，則自士夫迄于輿台，蓋靡不人手一篇者矣。惜哉！歷代史籍，無演義以爲之輔翼也。吾于是發大誓願，編撰歷史小說：使今日讀小說者，明日讀正史，如見故人；昨日讀正史而不得入者，今日讀小說而如身親其境。小說附正史以馳乎？正史藉小說爲先導乎？請俟後人定論之，而作者固不敢以雕蟲小技，妄自菲薄也。握筆之始，先爲之序，以望厥成。

目次

次

第一回	制朝儀劉秉忠事敵	隱軍情賈似道欺君	一
第二回	聞警報度宗染微恙	施巧計巫忠媚權奸	八
第三回	守樊城范天順死難	戰水陸張世傑設謀	一六
第四回	罵賊臣張貴發嚴辭	送靈柩韓新當說客	二四
第五回	叛中國呂師夔降元	聞警報宋度宗晏駕	三一
第六回	死溺廁權奸遺臭	請投降皇帝稱臣	三九
第七回	痛蒙塵三宮被辱	闢謠詠二將憐忠	四七
第八回	走窮途文天祥落難	航洋海張世傑迎君	五五
第九回	辭尊號楊太妃知禮	議攘夷衆志士定盟	六三
第十回	下江西文丞相建殊勳	度仙霞宗伯成得奇遇	七〇
第十一回	謝君直初上仙霞山	胡子忠夜闖河北路	七八
第十二回	盜袖鏢狄琪試本領	驗死屍縣令暗驚心	八六
第十三回	胡子忠再鬧安撫衙	山神廟結義狄定伯	九四
第十四回	仙霞嶺五傑喜相逢	燕京城三宮受奇辱	一〇一
第十五回	待使臣胡人無禮	講實學護衛長談	一一〇
第十六回	胡子忠盜案卷盡悉軍情	鄭虎臣別仙霞另行運動	一二七
第十七回	越國公奉駕幸厓山	張弘範率師寇祖國	一二四
第十八回	滅宋室生致文天祥	論圖形氣死張弘範	一三一

第十九回	洩機謀文丞相歸神	念故主唐玉潛盜骨	一四一
第二十回	謝君直再上仙霞嶺	桂夫人壽終玉亭鄉	一四八
第二十一回	胡子忠裝瘋福州城	謝君直三度仙霞嶺	一五六
第二十二回	謝君直就義燕京城	胡子忠除暴汴梁路	一六四
第二十三回	瘋道人賣藥濟南路	鄭虎臣說反蒙古王	一七三
第二十四回	俠史華陳屍燕市	鄭虎臣計襲濟南	一八一
第二十五回	賺益都鄭虎臣施巧計	辭監軍趙子固謝孤忠	一八九
第二十六回	應義舉浙民思故主	假投降宗智下惠州	一九六
第二十七回	忽必烈太子蒙重冤	仙霞嶺義兵張撻伐	二〇三

第一回 制朝儀劉秉忠事敵 隱軍情賁似道欺君

鴻鈞○既判○，兩儀○遂分。大地之上，列爲五洲；每洲之中，萬國並立。五洲之說，古時雖未曾發明，然國度是一向有的。既有了國度，就有競爭。優勝劣敗，取亂侮亡，自不必說。但是各國之人，苟能各認定其祖國，生爲某國之人，即死爲某國之鬼，任憑敵人如何強暴，如何籠絡，我總不肯昧了良心，忘了根本，去媚外人。如此則雖敵人十二分強盛，總不能滅我之國。他若是一定要滅我之國，除非先將我國內之人，殺淨殺絕，一個不留，他方才能够得我的一片絕無人烟的土地。

看官，莫笑我這一片是歡話，以爲從來中外古今歷史，總沒有全國人死盡方才亡國的。不知不是這樣講，只要全國人都有志氣，存了個必要如此，方肯亡國的心，他那國就不會亡了。縱使果然是如此亡法，將來歷史上叙起這些話來，還有多少光榮呢！

却說宋朝自從高宗南渡④以來，偷安一隅。忘却徽、欽北狩之辱，還覲然面目，自信中興⑤。誅戮忠良，信任秦檜⑥，所以南宋⑦終於滅亡而不可救也。高宗之後，六傳⑧而至度宗。其時遼⑨也亡了，金⑩也

①鴻鈞——鴻古同洪字，是大的意思。鈞是治陶人制造圓器所用的「轉輪」，是古時最巧的器具。人稱「天」是大鈞，即指造成萬物，跟陶器的「轉輪」一般。②判——是分開之意。③兩儀——天地叫做兩儀。④南渡——宋朝自從欽徽宗、宗二帝北狩，被金兵虜去後，高宗渡江，建都臨安（今浙江杭州）。所以叫「南渡」。⑤中興——國家既衰而又復興的意思。⑥秦檜——宋，江寧人，字會之。先被金人捕去，高宗時得脫歸。後爲宰相，力主和議，誣殺岳飛。⑦南宋——宋朝從高宗到帝昀，都是建都臨安，僅能保有南方一隅，史家稱「南宋」。⑧六傳——從高宗中經

孝宗、光宗、寧宗、理宗，到度宗，共六帝，離身數，應是五傳，大概作者是通身數了。⑨遼——朝代名。姓耶律氏，初名契丹，後改名「遼」。居住熱河一帶，後被金滅掉。⑩金——朝代名。是女真族，姓完顏氏。世居松花江之東，屬于遼，宋徽宗時，阿骨打稱帝，都會寧（今吉林），國號金。滅遼後攻宋，被蒙古滅掉。

滅了，夏①也絕了，只剩了蒙古一國，氣餒方張，吞金滅夏，屢寇中華。既佔盡了北方一帶，又下了四川，困了襄陽，江、淮一帶，絕無寧日。

原來蒙古的酋長②，姓奇渥溫，自從宋寧宗開禧二年，他的甚麼「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名叫「鐵木真」的，稱了帝號。（看官，須知蒙古本是游牧之國，鐵木真雖是稱了帝號，那時他還不知道這個「帝」字是怎麼樣寫法，所以他雖建了許多甚麼九旂③呀、八旗的。在那鄂諾河④地方，即皇帝位。羣臣却還是叫他「成吉思」。這「成吉思」三個字，在蒙古話裏就是「皇帝」了。）他的稱帝，雖是看着中國的樣子，却連年號也不懂得建一個。後來慢慢的有那些全無心肝的中國人，投降過去，在他那邊做了官，食了俸，便以為受恩深重了。拿着「盡忠報國」四個字，不在中國施展，却施展到要吞滅中國的蒙古國去了。所以蒙古人也慢慢的吸收了許多中國文明。到了第四傳，他的甚麼「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名叫「忽必烈」的，才曉得建個年號。

這一年——宋度宗咸淳七年，正是蒙古忽必烈的至元八年，方才去了「蒙古」兩個字，改一個國號，叫做「元」。他何以不知「名從主人」之義，捨去自己「蒙古」二字，改一個「元」字呢？只因他手下有一位光祿大夫太保參預中書省事，姓劉，名秉忠，表字仲晦的。這一位寶貨，本來是大中華國瑞州人氏，却自從先世，即投入西遼，做了西遼的大官，成了一家著名的官族。他的祖父，却又投入了金朝，去做金朝的官。到了這位寶貨，才投降蒙古，又去做蒙古的官。這一天他忽地生了一個「盡忠報國」的心，特地上了一封章奏⑤，說甚麼：「陛下欲圖一統中原，必要行中原的政事，一切典章禮樂制度，皆當取法于中國之堯、舜。」

①夏——宋朝初年，趙元昊自立為帝，國號夏，史家稱西夏。據有今內蒙古鄂爾多斯、阿拉善以及甘肅西北部，時為宋邊患，後被蒙古滅掉。
②酋長——是部落的首領。
③九旂——旂，就是游字。九旂，又叫做九游，是皇帝的旗子名稱。用作戶籍的編制。
④鄂諾河——就是現在的黑龍江上游。
⑤章奏——以前臣子寫給皇帝的書信，叫做章奏。

中國自唐、虞以來，歷代都有朝代之號。今陛下神聖文武，所向無敵，將來一定要入主中原，不如先取定一個朝號。據中國『易經』、乾元之義：乾，乃君象，元，首也。故取朝號，當取一個『元』字」云云。忽必烈覽奏大喜，即刻降旨①，定了這個「元」字，從此「蒙古」就叫做「元」了。

忽必烈（以後省稱元主）又特降一旨，叫劉秉忠索性定了一切制度。秉忠正要顯他的才幹學問，巴不得一聲奉了旨意，定了好些禮樂、祭祀、輿服、儀衛、官制等條例。又定了許多「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金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龍虎衛上將軍」「金吾衛上將軍」「奉國上將軍」「昭勇大將軍」等名目，元主一一准從。

又降旨叫他起造宮殿。秉忠也樂得從事。于是大興土木，即在燕京起造。也不知費了多少年月，耗了多少錢財，方才一一造成。各處題了名字：改「燕京」做「中都」，後來又改為「大都」。宮殿落成之後，元主就喜孜孜的，叫欽象大夫，揀了黃道吉日②，登殿受賀。到了這日，自是另有一番氣象。但是庭燎③光中，御爐④香裏，百官濟濟跄跄，好像是漢官威儀，却還帶着好些腥膻騷臭牛奶酪酥的氣味；雕梁畫棟，螭陸龍吻⑤，好像是唐宮漢闕，却還帶着許多騎駱駝，支布幔，拔下解手刀割吃熟牛肉的神情。

閑話少提。却說元主登殿受賀之際，享盡了皇帝之福，覺得這個滋味很好，不由的越發動了他併的心，遂又降下旨意，一面差官去安撫四川、嘉定一帶；一面差官去催襄陽一路，務須速速攻下，不許有違；又指撥了兩路兵，去攻掠江、淮一帶地方。衆官奉旨，都是興興頭頭的分頭辦去。

①降旨——降，是下的意思；旨，是詔告。以前皇帝告諭臣民的話，叫旨。降旨，就是皇帝下詔告。②黃道吉日——就是吉祥的日子，也就是俗話說的好日子。③庭燎——古時國有大事，夜晚間在堂階前用柴薪燃火照明，就叫做庭燎。

④御爐——皇帝宮殿內的香爐。⑤螭陸龍吻——螭，像龍而黃，沒有角；陸，是皇宮的臺階。吻，是宮下處。古人仿照螭和龍的形狀，用作裝飾，刻繪在皇宮的臺階上。

只有宋朝這位度宗皇帝，還是一味的荒淫酒色，拱手權奸。只看得一座吳山，一個西湖，便是「洞天福地」；外邊的軍務吃緊，今日失一邑，明日失一州，一概不聞不問。宮裏面任用一個總管太監，叫做巫忠；外面任用一個宰相，叫做賈似道。

這賈似道，本來是理宗皇帝賈貴妃的兄弟。賈貴妃當時甚得寵，乘便在理宗跟前代自己兄弟乞恩，理宗遂將他放了一個籍田令^①。後來慢慢的又做了兩任京、湖南北、四川宣撫使^②，又放過一回蒙古議和大臣，回來就授了知樞密院^③事，居然是一位宰相了。說也奇怪，那些投降到外國的中國人，反有那「盡忠報國」的心；倒是處在自己本國的中國人，非但沒有「盡忠報國」的心，反有了一種「賣國求榮」的心，真是叫人無可奈何了！

賈似道這廝，出使過一回蒙古之後，不知他受了蒙古人多少賄賂，要賣掉中國江山。那時我並未跟着他去做他的帳房，此時不便造他謠言，所以不會知道他的細數。但是他自從回國之後，即在臨安城外，葛嶺地方，購了幾百畝地，在那裏起造花園，作為別院。就花園裏面，起一間「半閑堂」，叫了捏像的匠人來，將他自己的像捏塑了一個，就同他自己一般大小，手脚都用機關裝成，舉得起，放得下，以便冬裘夏葛的同它換衣服。這個像就供在半閑堂中，叫些歌姬，終日輪着班，對着這個像彈絲品竹。他自己一個人享用得不够，還要弄一個偶像來代他，這豈不是異想天開到極處了麼！他又歡喜金玉古董玩物，所以又在園裏蓋造一間多寶閣，將賄賂所得的古董東西，都羅列在閣上，天天到閣上去撫摩玩弄一回，風雨無阻，這就是他的日行公事了。其餘認真的軍務事件，倒反而一點也不放在心上；非但不在心上，並且還授意滿朝文武諸臣，瞞着

①籍田令——皇帝親自耕種的田地，拿來作為祭祀之用的，叫籍田。令，是首長。做皇帝耕種田地的首長，叫籍田令。
②宣撫使——是官名。宋朝是不常設置的，一有軍旅大事，就命執政大臣去擔任。
③樞密院——是官署名。宋朝樞密院和中書省，是分別掌管文武的兩個機關。

度宗，不叫他知道。當時賈似道威權日重，十日一朝，入朝不拜，朝中文武，哪一個不畏懼他！但聽了似道一言，比奉了聖旨還厲害；所以都幫着他去隱瞞。你想這度宗皇帝，如何不在鼓裏做夢呢！

當時還有一位同知樞密院事，姓留，名夢炎，雖然是個狀元及第出身，平生却是一無所長，幸得結識了賈似道，似道提了他一把，就頻頻升官，授了同知樞密院事。所以他對於賈似道，總是依阿取容，沒有一件事不是稟命而行，惟命是聽，慢慢的就做了似道第一心腹人。

這日似道正在多寶閣中，擺弄一個玉雕的裸體美人，只見門上的人來報說：「留樞密來拜訪。」似道便說一聲：「請！」那門上翻身出去，不多時便引了夢炎上閣來，夢炎連忙上前打拱問好。似道在太師椅上，慢慢的半抬身說得一個「請」字。夢炎就在旁邊坐下。似道先問道：「年兄到此，不知有何見教？」夢炎欠身道：「剛才在院中接着襄陽請兵的文書，說是危在旦夕，樊城被困尤急，所以來與老先生商量。」似道道：「這文書有別人知道麼？」夢炎道：「沒有人知道。」似道道：「臺諫中人呢？」夢炎道：「只怕也不見得知道。」似道道：「這就是了，何必理他？我想在外頭將官們自有道理，我們其實不必多管，由得他去。這也是兵法所言『置之死地而後生』呢！不然，憑了他一紙文書，今日遣兵，明日調將，我們是要忙得飯也不能吃的了。只是不要叫皇上得知，我們只管樂我們的。」夢炎連忙欠身說兩個「是」字。因看見似道手中擺弄着玉美人，便笑說道：「老先生何以龍上一位假美人來了？」似道也笑道：「這是前日淮安安撫使送來的。我因為他因材施琢，頗見巧妙，所以拿來玩弄一番。」說罷，遞與夢炎觀看。夢炎連忙接過來，仔細一看，只見這玉美人約有一尺來長，可巧翠綠的地方。雕成裙袴；其餘面、目、手、足、腹、背等處，都是雪白的。那臉面更雕得千嬌百媚，神情像活的一般，十分精細。看罷，雙手遞還似道，說道：「這美人好是好極了，只可惜不是活的。」似道笑道：「年兄你又來了！真真活美人，哪裏有這種標緻臉兒呢？」夢炎想了半晌，正色道：「似這般美人是有一個，只可惜不能到手了！」似道聞言連忙問：「是哪一個？為何不能到手？」夢炎道：「這是學生的鄰居，商人葉某之女，經學生親眼見過的，生得蛾眉鳳眼，杏臉桃腮，莫

說是凡人，只怕天仙化人，也沒有這種可愛的面貌呢！」似道凝着臉問道：「爲何不能到手呢？」夢炎道：「今年正月裏選宮女，選了進去了，如何還好到手？」似道笑道：「任憑他宮裏去殿裏去，我有手段弄她出來。」夢炎搖頭道：「談何容易！」似道道：「如果蒙古人取了去，便難得到手了。如今只在宮裏，還有法子想。」夢炎還是搖頭說談何容易。

似道即叫人傳呼擺酒，一面叫人拿了名片去請巫太監來。不一會家僮來報酒席已擺在百花亭上。似道即邀了夢炎，下了多寶閣，步至百花亭，對坐入席，兩邊歌姬排列成行的歌舞起來。酒過數巡，門上的人報巫公公到了，似道忙教請進來。不一會，只見巫忠嘻嘻哈哈的踱進來，嘴裏說道：「兩位相爺在這裏吃酒取樂呢！叫咱家來，想是要試試咱家饑嘴不饑嘴。老實說，咱家服侍萬歲爺吃的時候多呢，嘴是向來不饑的。」似道、夢炎連忙起身讓坐，又叫撤去殘肴，重整筵席，讓巫忠上首坐下，重新飲宴。巫忠便問見召何事，似道道：「無事不敢相煩，刻有一件事，非公公大力，不能斡旋，敢煩助我一臂。」忠道：「只要咱家力所能爲，沒有辦不到的。只求明示，究竟何事？」似道便將剛才留夢炎所談葉氏宮人一節，說將出來。又道：「此女既生得十分姿色，令其白首宮門，未免可惜；所以我意欲弄她出來，派入金釵之列，不知能辦得到麼？」巫忠想一想道：「這人不知派在哪一宮裏，有何差使，更不知會否幸過，倘是已經幸過，或在御前當差，那便費些手脚；若是未經幸過，又無甚要緊差使，這就容易商量了。且待咱家去打聽明白，再作道理吧。」似道問：「此女倘在御前便如何？」巫忠道：「那只好放在心上，碰着機會再取出來了。若是不在御前，咱只要悄悄的用一乘小轎，抬她出來，送到府上，咱在花名冊上，填她一個病故就完了。」似道拍手道：「妙計妙計！只求早日設法，便是感激不盡了。」巫忠連連答應。說罷，又開懷暢飲，直飲至日落西山，方才撤席。

巫忠、夢炎，正要辭去，忽見門上人捧了十來封公文上來，說：「是剛才賁公文的人送來的；因見相爺會客吃酒，不敢造次拿上來，今特呈覽。」似道道：「爲何不送到樞密院去？」門上道：「奴才也會問來，

據來人說院裏沒有人。因是要緊公事，所以特地送到相府，探得相爺在別院，所以特地送來的。」賈似道接過一看，也有淮東來的，也有淮西來的，也有湖南、江西一帶來的。明知都是告急文書，他却並不開看，將來一總交與夢炎道：「請年兄明日一都擬了詔旨批駁他回去。被圍的責他力守，聞風告警的責他預備進兵便是了。我也無心去煩瑣這些事。」夢炎連連答應。似道又對巫忠道：「這事費心，在裏面萬萬不可提起。」巫忠道：「儘可不提起，只是咱有一事，要請教相爺：如今蒙古兵馬如此厲害，倘一旦到了臨安，我們作何處置呢？」似道哈哈大笑道：「巫公公你又來了，豈不聞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麼！老實對你說，你想宋朝自南渡以來，天下已去了一半，又經近來幾代的昏君在位，更弄得十去七八，這朝廷明明是個小朝廷了；然而我還是一個大臣，我却還有點志氣，不像那不要臉的奴才，說什麼瓜分之後，不失爲小朝廷之大臣，聽他那話，是甘做小朝廷大臣的了。我却不然，如今是得一日過一日，一朝蒙古兵到了，我只要拜上一張降表。他新得天下，在在待人而治，怕用我不着麼！那時我倒變了大朝廷的大臣了呢。況且他新入中原，一切中原的風土政治，自然還是用中原人，方資熟手。那時只怕我們仍要當權呢！不比那失位的昏君，銜壁與纓^①之後，不過封他一個歸命侯，將他投閑置散罷了。到那時我們權勢，還比他高百倍呢。」

巫忠聽了這一番高論，默然半晌道：「這是相爺自己打算的退步，但是我輩奴才呢？」似道道：「這你只管放心。蒙古大皇帝既然入主中原，他一定也要用內官的。而且一切朝儀制度，雖說有我們一班文人學士去制定，但宮裏的禮儀，外臣是不能入去教習的，少不得我頭一名就保舉你。」巫忠聽罷，連連點頭。夢炎在旁深深打了一拱道：「到那時可不要忘了學生。」

三人正講到得意之處，忽聽得外面噹噹噹三聲雲板^②，門上的飛跑進來報道：「聖旨到，請相爺外堂接

①銜壁與纓——銜壁：是說兵敗投降，嘴裏銜着壁玉，當作見面禮。與纓：纓，是棺；輿，是大車。把棺放在大車內，是表明有死罪的意思。

②雲板——是樂器名。當作有急事報告的用處。

旨。」似道道：「天已掌燈時候了，又降甚麼旨起來了？」隨問門上道：「甚麼人送來的？」門上道：「是一名內官。」似道道：「叫他進來吧，我酒已多了，甚麼接不接的！」門上答應去了。不多時來了一個內官。似道便問：「甚麼旨？可交給我。」內官道：「並沒有手諭，只傳諭召相爺入朝。」似道道：「你知道甚麼事嗎？」內官道：「不知道。」似道沉吟了半晌道：「知道了，我就來。」那內官回身去了。這裏巫忠、夢炎也不便久留，告辭而去。似道免不得要更衣入朝。

但不知此去入朝，有甚事故，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回 聞警報度宗染微恙 施巧計巫忠媚權奸

却說賈似道送去巫忠、夢炎二人，即入內更了朝服，出外乘轎上朝而去。到了朝門，不免下轎步行，上到金鑾殿上。只見度宗天子在御座上，也是滿面春色，像方才吃過酒似的。似道是奉旨入朝不拜的，只深深打了一拱，道：「陛下召臣，不知有何國事？」度宗醉眼矍矍的說道：「朕方才聞得四川一帶已盡被北兵陷了，襄陽被圍已經三年。這事怎樣才好？」似道聞言，暗暗吃了一驚，硬着頭皮奏道：「這話恐怕是謠傳，不然，何以臣日日在樞密院辦公，總不見有報到呢？」度宗道：「這是天下大事，誰敢造此謠言？」似道又奏道：「陛下此話從何處聽來的呢？」度宗道：「是方才一個官嬪對朕說的。」似道微笑奏道：「想官嬪們終歲在宮內承值，哪裏便得知外事！想來一定是個謠言。臣近來屢接各路文書，都說北兵因為到了南方，不服水土，軍中多病，所以全數退去多時了。這正是天助大宋，陛下何必多疑！」度宗還是半疑半信的，慢慢說道：「既如此，卿且退去吧。」似道即刻辭朝而出。度宗又命撤一對宮燈，送回府第，自家也下了御座，乘輦回宮。

剛剛轉入宮門，遇見巫忠。原來巫忠在似道處聽得有旨召似道入朝，他便先行辭去，別過夢炎，匆匆入內殿在殿後竊聽。方才殿上的一問一答，他都聽得明明白白，不覺暗暗吐舌道：「幸而方才接到告急文書之

時，我未曾就走；不然還恐怕要怪着我，說是我洩漏的呢。」聽到賈似道辭去，他便先退後一步，却又回身來迎着度宗。當下度宗見了他，便問道：「你雖是內官，却時時有差使出去的。朕聞得四川失了多時，襄陽圍了三年，你在外面有聽得麼？」巫忠道：「奴才不會聽得這話。只聽得外面多官傳說，北兵到了南方，不服水土，軍士大半病倒，所以退去多時了。」度宗嘆口氣道：「這話只怕也不確；不然，有了這好消息，他們何以總不奏與朕知呢？」巫忠不便多言，只在旁邊站着。等度宗過去，方才回到自家房內，叫了兩個心腹小內監來，叫他明日去打聽今年正月選進來的葉氏宮女，派在哪裏？只明日便要回信，兩個小內監答應着去了。

巫忠自己挑一回燈，坐了一會，吃過了些點心，方才睡下。朦朧一覺，醒將過來，恰好是三更時分。忽聽得外面許多脚步聲響，又有許多來來往往的燈影在窗上射入來，心中暗想必定有事，正欲起來時，只聽得有人叩門說：「巫公公醒着麼？」巫忠答應道：「醒着呢，有甚麼事嗎？」外面的人說道：「萬歲爺有事呢！已經傳太醫去了。」巫忠聽說，一咕嚕爬起來問道：「在哪裏呢？」外面答道：「在儀鸞宮呢！快去罷，只怕太后已經到了呢。」說着自去了。

這裏巫忠忙忙的起來，挽一挽頭髮，穿上衣服，開門向儀鸞宮去。忽見前面一行燈火，正是俞修容懷抱着未及周歲的小皇子名昀的，也向儀鸞宮去。巫忠讓過一旁，等修容過去後，方才跟着走。一徑走到儀鸞宮，又等修容進去，方才挨身而入。只見謝太后在當中坐着，全皇后侍坐一旁；旁邊一個保母，抱着剛只一歲的小皇子名昀的侍立着。不一會楊淑妃帶着五歲大的皇長子名昀的也來了。其餘還有許多妃嬪，與這書上無干的我也不細敘了。

此時只覺得靜悄悄的鴉鵲無聲，不一會報說醫官在宮門候旨，謝太后叫宣進來。一時間只見六位太醫魚貫而入，一一向謝太后、全皇后等先後行過了禮，太后即叫內監引入後宮請脈。又歇了好一會，方見六位

請脈——以前醫生替皇帝診脈，叫做請脈。

醫官魚貫而出，向謝太后奏道：「皇上這病是偶然停食，不致碍事的。」太后點了點頭道：「卿等用心開方去吧。」六位醫官復挨次退出。良久內監呈上藥方，太后看過，全皇后也看過，方叫備藥。巫忠覲着沒有甚麼差使，方慢慢的退了出來。尋着一個儀鸞宮的太監，探問：「是甚麼病症？」那太監道：「沒甚大病，不過在金鑾殿回來，便說有些頭痛。後來又吐了兩口，便嚷心裏煩悶。只這就是病情了。」巫忠聽了，知道沒甚大事，也便走開。此時已是合宮皆知，到處都是燈燭輝煌的了。正走着，只見一名小內監迎面來說道：「巫公公回來了！你叫咱打聽葉宮人的下落，限明日回信，咱今晚已經查着了，他在慈寧宮呢。咱正要尋公公報信去。」巫忠聽了一徑走到慈寧宮，問出了葉宮人，却是一位將近三十歲的半老徐娘①了，而且相貌也平常得很。不覺呆了一呆，心中暗想：「留夢炎何以看上了這麼一個東西，還去荐給賈似道呢？」及至再三盤問，才知這葉宮人是十年以前選進來的，不覺心中一氣，只得拿些別的話支吾了兩句，方才走去。走到自家住處，恰好那小內監還沒睡；巫忠沒好氣，對着他臉上狠狠的啐了兩口，說道：「好蠢才！咱叫你打聽今年正月進來的葉宮人。你却拿這個十年前進來的老狐狸來搪塞。須知姓葉的女子多着呢！你爲甚不拉一個老婆子來對我？害我無端的跑一趟慈寧宮。須知這條路雖不遠，却還不近呢。」說着沒好氣的到房裏去了。

剛剛要再睡一睡，忽聽見吱吱喀喀鳥雀聲音，抬頭一看，已是天色微明。不便再睡，梳洗過便去儀鸞宮，應個景兒，點個卯兒。打聽得度宗昨夜服藥後，即安然歸寢，此時還沒醒呢。料着沒有甚麼事，也就走開。

信步走去，路過景靈宮門首，就便進去看看。原來這景靈宮裏，沒有妃嬪，當中供着三清神像②。幾名太監宮女在內承值。內中兩個太監，看見巫忠到來，連忙讓坐讓茶，便問：「巫公公到此有何貴事？」

①徐娘——本來是指梁元帝的妃子徐氏。因爲她和元帝的左右季江很要好。季江說：「徐娘雖說是老了，仍然還是多情的。」後人借用這故事，比喻年老色衰的女人。

②三清神像——道家把玉清、上清、太清稱爲三清。

巫忠沒得好說，隨口答道：「昨夜萬歲爺身子不好，所以咱今日到此，要在三清神前燒一爐香，保佑萬歲爺龍體安寧，也是咱們做奴才的一點愚忠呀。」兩太監道：「難得公公一片忠心！莫怪萬歲爺歡喜公公，無論甚麼差使，都要公公去辦。如此就請上去拈香吧。」巫忠只得站起來，走近神像前，裝模做樣的炷上三支香。兩個太監便一個去撞鐘；一個去擊鼓。驚起一衆太監宮女，都出來探看。巫忠舉眼看時，只見內中有一個宮女，年可十七八歲，生得翠黛彎蛾，紅腮暈杏，竟是一個絕色佳人。不免和大衆招呼了幾句，方才退下。閑閑的問起這個宮人，方知就是正月裏選進來的葉氏。巫忠此時不便怎樣，只搭訕了兩句閑話，就別了出來。

巫忠一徑走出宮門，跨上馬匹，加上一鞭，到了賈似道的別院下馬，叫人通報。不一會傳話出來道：「相爺吩咐：請。」一面開了中門，巫忠大踏步進去，門上領着路，七彎八曲的走到半閑堂。只見似道帽子也不戴，盤膝坐在地上，旁邊圍了七八個妖姬；還有兩個唇紅齒白的尼姑，一般都是席地而坐，大家正在那裏鬪蟋蟀玩呢。似道見了巫忠，方才立起來讓坐。未及寒暄，似道先說道：「昨夜幾乎氣死了我。巫公公你知道這事麼？」一面說一面遣散衆姬妾，家人方才送上茶來。巫忠道：「咱昨夜先走一步，已在屏後竊聽了。」似道道：「這麼說，公公是知道的了，不用細說了；但是哪個洩漏的呢？他說是一個宮嬪說的，究竟是哪一個呢？可打聽得着麼？」巫忠道：「這個只要向昨夜侍宴的人一問便知，不消打聽得的。」似道道：「我一定要重重的處置這個人，公公可助我一臂之力。」巫忠道：「如何處置呢？」似道道：「不說是昨夜病了麼？」巫忠道：「是呀！咱也鬧了大半夜沒睡。」似道就在巫忠耳邊低低的說了兩句話，巫忠點了點頭。似道便走到裏面套間裏，寫了一個說帖，叫家人送去太醫院。帖中寫的是說：「昨夜皇上之病，係由受驚而起。今日承值醫官，務于脈案中聲明，則萬一變症，亦可免擔干係」云云。你想太醫院衆醫官：一則懼怕似道，二則以爲他好意照，豈有不依的呢！這是後話，表過不提。

且說當下巫忠又把親見過葉氏一節告訴似道，又贊得這葉氏如花似玉，蓋世無雙，喜得似道眉開眼笑，